

# 陕甘边区早期货币——油布币

汪志

## Z 红色足迹

### 八路军发起两次青浮反顽战役

尹善明

1944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头子阎锡山指使其六十一军向八路军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浮山县南部进攻。太岳部队被迫自卫，击退六十一军的进犯。中共太岳区党委让俘虏信，劝六十一军顾全大局，避免内战，勿勿使日军渔利。六十一军置之不理，在日军的配合下继续进攻太岳部队。

对此，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抓住机会，消灭六十一军一部，迫其退出浮北地区，并且消灭其向南发展的小部队。这一对策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于是，八路军太岳部队连续发动了两次青（城）浮（山）战役。

4月28日，太岳军区集中第三八六旅的第七二二团、第二十团、第十七团，决一旅的第三十八团、第二十五团等部，向深入青城、浮山的顽军和日军发起反击，打退了六十一军的进攻。5月30日，日军又从各地纠集兵力，配合六十一军向杨家寨、上寨地区进攻。6月24日，六十一军的团以上军官参观由军长梁培璋指挥的七十二师向八路军太岳部队高村阵地进攻，结果被八路军打得很惨，被毙伤、俘虏3800多人。

此后，新华社和《解放日报》披露

了第六十一军与日军信使往返、互通情报的铁证，以及向太岳区发动进攻的事实真相，但遭到重创的顽军仍不思悔改，妄图重整兵力，继续进犯。

9月9日，太岳军区、太行军区集中12个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动了第二次青浮战役。参战部队分左、中、右3路纵队反击顽军六十一军，当日在徐家安子、柏村、岭上歼灭了其七十二师主力，七十二师残部及六十一军其他各师被迫退出浮山北部地区。阎锡山不甘心失败，又令其三十七师东渡汾河增援。9月13日，八路军太岳、太行部队重新组成左右两个纵队，分两路向浮山南部的阎顽军发动反击。9月15日，左纵队经一昼夜激战，攻克青城县阎军据点7处，重创三十七师。9月18日，右纵队奔袭槐岭等地，歼灭阎三十七师师部及第二团大部。为解救顽军，日军急调4000余人进攻八路军。太岳、太行部队遂停止第二次青浮战役，转而抗击日军。

此次战役，八路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彻底粉碎了顽、日勾结破坏太岳区抗战局面的阴谋，巩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

### 红石镇伏击战

吴小龙



▲东北民主联军战士在风雪中和敌人展开激战

1947年3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和国民党军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的较量进入最后阶段。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11个师共10万大军，兵分三路，大举进攻临江。面对国民党军咄咄逼人之势，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首长决定以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第十师为主力联合作战。时任第四纵队副司令员的韩先楚，受命统一指挥战斗。经慎重考虑，韩先楚把目光投向敌人实力最强的八十九师，决定在红石镇设伏歼敌。

国民党八十九师是蒋介石的“正宗嫡系”，装备精良。4月1日，其先头部队一个营进至红石砬子，师主力和五十四师一六二团随后跟进。为将国民党军引诱至红石镇地区加以歼灭，东北民主联军故意分散展开，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敌人，并且仅使用轻武器，只后退不前进，在转移阵地时，故意显得混乱慌张。国民党军看到这一情况后，以为当面的共产党部队只是在掩护主力转移的地方武装，于是一路紧追不舍。4月2日14时，国民党军进至红石镇、油家街一带。他们没有对东北严寒天气给予足够重视，加之对自己战斗力的过分自信，进入红石镇地区后，不但没有构筑任何防御工事，也没有进行战术展开。

东北民主联军广大指战员克服极端寒冷气候的影响，借助黑夜和积雪掩护，于4月3日凌晨完成对国民党军的包围。6时，韩先楚发出进攻的命令。东北民主联军四纵队首先集中重炮和迫击炮，瞄准国民党军炮兵阵地，连续进行了约10分钟的摧毁炮击。炮击

以后，趁国民党惊魂未定，韩先楚迅速指挥步兵发起突击。在方圆30千米范围内，韩先楚使用穿插渗透战术，对敌人实施分割围歼。

四纵指战员在勇猛冲击的同时，灵活运用心理攻势。许多战士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一些“解放战士”也跟着喊：“我们是一九五师解放过来的，共产党确实优待俘虏，缴枪不杀，这里待我们很好，你们快过来吧，如果顽抗到底，那就是死路一条。”看到败局已定，国民党军纷纷放弃顽抗，按照指定路线到俘虏群中集合。

10个小时后，红石镇战斗结束，东北民主联军部队以阵亡7人、负伤319人的代价，给国民党军1个师又1个团的部队以毁灭性打击，歼敌8460人，还缴获各种火炮96门、火箭筒33具、枪支3439支（挺）、汽车23辆、军马613匹、电台10部。红石镇伏击战过后，国民党军各路进攻部队纷纷撤退，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以后，东北民主联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 上海地下党策反机动车大队

陈宇

1947年，国民党上海当局从无锡调来一个装甲车营（有装甲车40多辆），改编为警察局机动车大队，下设4个中队，原装甲兵营副营长喻飞任第一中队长。

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在上海负责情报、策反工作的吴克坚、何以端，遵照上级的指示，派出萧大成、戴宗义开始了对喻飞等人的策反工作。萧大成、戴宗义通过警察局的消费合作社主任陆大公与喻飞取得了联系。几次交流后，喻飞正式表示：愿率部起义，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

解放上海战役打响后，1949年5月24日，解放军攻占了上海市郊。当日上午10时，萧大成、戴宗义分别接到吴克坚、何以端的指示：立即策动机动车大队起义，不让敌人调动装甲车逃往苏州河北岸的阴谋得逞。

萧大成立即化装进入上海警察局，见到了陆大公，说明了来意。陆大公听后，迅速把喻飞找来。喻飞到来后，陆大公为二人安排了一辆摩托车，让萧大成和喻飞前往江宁路机动车大队驻地。萧大成来到机动车大队不久，戴宗义也随后赶到。喻飞立即通知中队长丛林、汤声溢等人开会。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戴宗义的中共党员身份，然后对大家说：“我们要调转枪口，投向人民，立即起义。”他的讲话立刻得到了大家

的支持，并推举他为代理大队长，一切行动听从他的指挥。随后，戴宗义以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向大家进一步阐述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欢迎大家选择光明之路。

有个中队长提出：“有3辆装甲车已被调走，我建议把这3辆装甲车调回大队部，共同参加起义的行列。”喻飞和戴宗义商量后，决定采纳这一意见，喻飞以代理大队长的名义，命令分队长连成辉前去调回那3辆装甲车。

下午2时半，机动车大队全体官兵集中，起义工作准备就绪后，宣布起义。喻飞下令各中队按预定方案，一部分装甲车悬挂白旗开往沪西虹桥路、西站、兆丰公园等地，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其他装甲车则在市区担负警戒，维持治安。

正当萧大成、戴宗义、喻飞在机动车大队部紧张部署起义时，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打来电话，催促将全部装甲车开往苏州河北地区。萧大成接电话，大声告诉毛森：“我正式通知你，机动车大队已经起义了，你的装甲车全部归我们共产党了！”

国民党上海警察局机动车大队起义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布防、警戒。上海解放后，40多辆装甲车和全部武器弹药，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 Z 史事经纬

20世纪30年代，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苏维埃政府诞生了一种红色货币——油布币（又称苏币、苏票），虽然只流通了半年多左右，却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边区军民的生活，活跃了根据地的市场，有效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在中国红色金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采取多项举措，促进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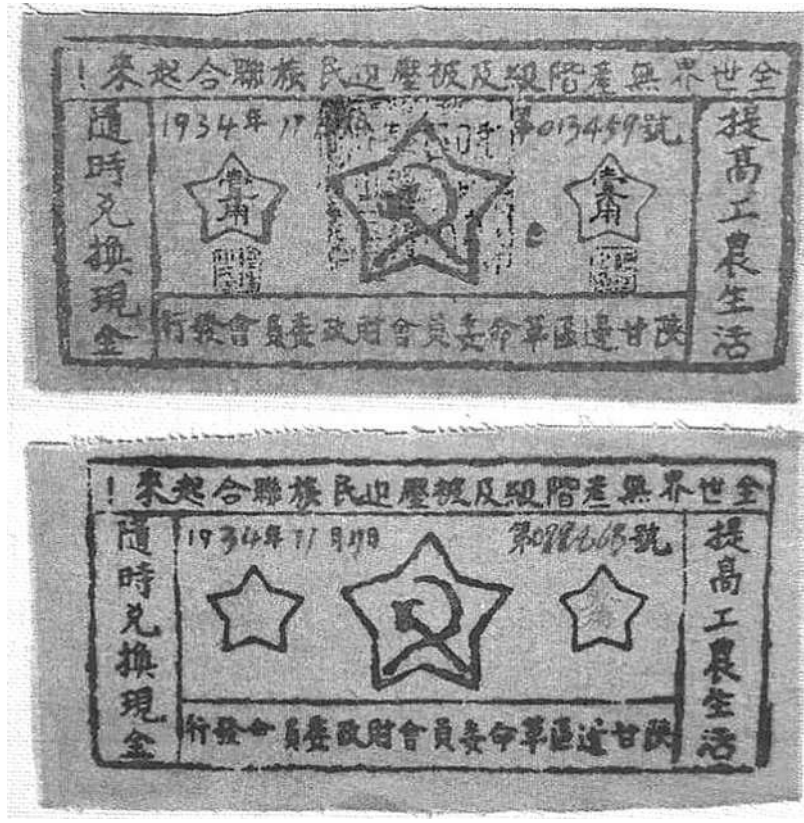
甘肃省华池县南梁镇，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南梁地势奇险，地处子午岭的林区，山大沟深，树木茂密，又是国民党势力相对薄弱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在陕西、甘肃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从而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1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又称南梁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

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制定和颁布了涉及土地、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十大政策，成立了十大委员会，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边区领导人积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对敌军事斗争的同时，为确保革命政权能够稳固立足，制定了多项从实际出发的经济政策。当时，正值南梁地区遭遇大旱，面对严峻的形势，苏维埃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提供了农业工具，以帮助农民恢复农田的生产力；还鼓励技术创新，以提高农业产量；并提供支持，以改善灌溉和土地利用；同时，努力建立市场和交易机制，以促进物资流通。

为了稳定市场、繁荣经济，边区决定发展苏区金融事业，开办银行，印制货币，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金融货币体系。

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银行成立，承担起了对外发布财政金融政策、发行边区政府货币、办理兑换业务等职责，管辖造币厂和苏币兑换处。为驱逐国民党伪币，占领根据地的货币市场，南梁苏维埃政府先后起草了《统一苏区货币及其办法》和《发行



▲油布币

纸币、铸造辅币的报告》。

### 为繁荣经济、打破敌人封锁，根据地发行自己的货币

为调剂余缺，促进商贸往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南梁荔园堡和白马庙设立了集市。逢农历每月初一、十一和二十一为赶集日，“十天一集”，吸引了大批群众进行交易。来集市交易的不仅有根据地的乡亲，还有从白区来的商人。每当大集开始，便会出现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景。可是一段时间后，集市上的人流没有减少，但交易额却有所下降。南梁苏维埃政府对此情况高度重视，迅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问题出在货币上。

当时，南梁地区流通的主要货币是银圆。集市刚开业时，商人的确带了一些银圆交易，但随后国民党当局就加强了对根据地的封锁，增设了多重关卡。商人们从白区进入根据地，如果发现通行者身上带有银圆或贵金属，就会被没收，所以银圆被带进根据地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除银圆外，南梁革命根据地周边地区虽然也使用国民党当局、地方军阀甚至地方商号、票号发行的纸币，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盘剥，导致这些白区纸币经常贬值、信誉极差，老百姓白天到手的钞票。“明天就可能用不上了”，所以一旦根据地允许白区纸币随意流通，就会给群众的生活带来严重

困扰。而根据地如果采取和外来客商进行“物物交易”，又会产生不便携带、不利计价等多重问题。

针对上述情况，为活跃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易，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经过研究，决定在杜绝白区纸币进入根据地流通的同时，亦即在南梁油坊沟设立造币厂，发行苏区自己的货币。

造币厂设在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保卫队长邵凤麟家中。委员会挑选了数名有绘画基础的人当工人，“邵凤麟的弟弟邵凤来就是造币厂最早的工人”。当时，由于条件非常艰苦，缺乏设备和纸张，货币印刷受到限制。工人们用麻布代替纸张，用木刻雕版、手工印刷代替机器印刷。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人们经过反复试验，就地取材，印制出了质地硬脆、形同油布的货币，这就是陕甘边区银行最早的货币——油布币。

油布币为横式，长14.1厘米，宽6.7厘米，正面上端框内从右至左印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7个字，下端框中印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字样，两边印有“提高工农生活”“随时兑换现金”字样。票面主图为3个五角星，正中五角星内绘镰刀、锤子图案。正中还盖有陕甘边区银行印，两边竖写面值，面值下面各盖正、副行长印章。

由于这种货币是手工刻板，印在粗麻布上，上面盖有边区政府印章，为

## 冯治安回乡

冯强



▲冯治安在故城检阅警团

停留，听取了汇报。在井陘县，他特别强调：“煤炭不仅是百姓生活需要，且与抗日大业紧密关联，是国计民生之大事，一定要搞好煤炭生产。”

晚8时，一行进入故城县。县长率各界代表在县城北门等候，略事寒暄后，冯治安留视察团成员在县城休息，准备第二天一早开始“巡视县政”；他和家属乘车赶往东辛庄家中。

汽车快到达东辛庄村时，为了不打扰村内父老，冯治安让家属和随员下车，一起步行回家。冯治安一行进村后，发现村民们都已等候多时，冯治安频频

施礼，和大家按照亲邻的旧辈分称呼，一路回到冯家大院。这座院落是冯治安出资为不愿远离家父的父亲建造的。进门后，他向父亲请安，又和叔叔等人见礼。谈话之际，他不忘告诫家人：不要介入政事，不要出入公衙，不与地方官吏私交，只要悠闲林下。

第二天，除了与亲朋好友叙叙外，冯治安还隆重祭拜了祖墓，在母亲袁夫人墓前停留许久，又前往幼时授业恩师墓前祭奠。春节将至，冯治安和家属给村里的乡亲们赠送了白布、白面和肉作为过节礼物，又给60岁以上的

## Z 史海观澜

1936年，日本扶持汉奸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不断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施压，试图胁迫他搞“华北自治”；驻华北日军也频繁向二十九军挑衅。当年11月，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兼北平警备司令冯治安接替宋哲元，出任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

冯治安上任后，处理军务仍是他工作的重点。他派何基津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和日军对峙；派刘自珍旅驻北平城内，以防日军和汉奸的袭击。11月11日，针对日军的“示威”，冯治安、赵登禹率部队举行了针锋相对的演习，并视察各地防务；随后，又指挥部队接连击溃了由日本“顾问”指挥的伪“冀东政府军”和刘桂堂匪帮的进犯。日本特务机关对冯恨之人骨，称他为“顽固抗日派”。

在政务上，冯治安接任省政府主席后，仍沿用宋哲元创立的制度，维持省政府的正常运转。1937年1月底，平津局势稍缓和，冯治安立即准备以省政府主席的身份视察冀南各县，并顺路回乡省亲祭祖。

1937年2月2日，冯治安率领省府人员和家属乘8辆汽车，从省会保定出发，向南前行，途中在各县稍作